

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Dramatic Literature
Collected in Japan

○ 黃仕忠 著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

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

RIBEN SUO CANG ZHONGGUO XIQU WENXIAN YANJIU

○ 黃仕忠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 / 黃仕忠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04-030732-0

I. ①日… II. ①黃… III. ①古代戲曲—文獻—研究—中國

IV. ①J809.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216815 號

策劃編輯 陳 瑛
版式設計 王 瑩

責任編輯 李健秋
責任校對 王 超

封面設計 張 志
責任印制 朱學忠

出版發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區德外大街4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廠
開 本 787×1092 1/16
印 張 22.75
字 數 400 000
插 頁 2
購書熱線 010-58581118

諮詢電話 400-810-0598
網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網上訂購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98.00元

本書如有缺頁、倒頁、脫頁等質量問題, 請到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系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物 料 號 30732-00

總序

哲學社會科學是探索人類社會和精神世界奧秘、揭示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水準，體現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狀態和文明素質，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繁榮發展的哲學社會科學，就沒有文化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就沒有真正強大的國家。

黨中央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就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推進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界為黨和人民事業發揮思想庫作用，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和優秀人才走向世界。”黨中央在新時期對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進一步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開闢了廣闊前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大力提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品質，努力構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學科齊全，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主力軍。長期以來，廣大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獻身科學，甘於寂寞，刻苦鑽研，無私奉獻，開拓創新，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服務黨和政府的決策，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為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貢獻。本世紀頭二十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面臨著難



得的發展機遇。我們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寬廣的世界眼光，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的指導地位，認清形勢，明確任務，振奮精神，銳意創新，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思想庫作用，進一步推進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是一項光榮而神聖的社會事業，是一種繁重而複雜的創造性勞動。精品源於艱辛，品質在於創新。高品質的學術成果離不開嚴謹的科學態度，離不開辛勤的勞動，離不開創新。樹立嚴謹而不保守，活躍而不輕浮，銳意創新而不嘩眾取寵，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良好學風，是繁榮發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保障。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必須營造有利於學者潛心學問、勇於創新的學術氛圍，必須樹立良好的學風。為此，自2006年始，教育部實施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計劃，旨在鼓勵高校教師潛心學術，厚積薄發，勇於理論創新，推出精品力作。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欣然為後期資助項目題字“厚積薄發”，並篆刻同名印章一枚，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亦為此題字“生也有涯，學無止境”，此舉充分體現了他們對繁榮發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高度重視、深切勉勵和由衷期望。

展望未來，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譜寫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偉目標和崇高使命，呼喚著每一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熱情和智慧。讓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求真務實，與時俱進，以優異成績開創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新局面。

教育部社會科學司

序 一

黃天驥

仕忠的《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概述並分析了近代日本學者對中國戲曲研究的狀況，詳細地介紹了日本各圖書館所藏的中國戲曲，並且對日本所藏的稀見戲曲作了考索和題解。這一部有份量的專著，是仕忠多次遠赴東瀛辛勤考察研究的學術成果。它的出版，對學術界進一步探索中日文化交流史，瞭解日本所藏而我國稀見的戲曲文獻，深入研究中國戲曲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而從仕忠來說，這部專著的寫成，也標誌著他在學術研究方面邁進到新的水準。

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淵源久遠。日本在江戶時代，經濟發展，政局穩定，幕府及各地藩主對中國戲曲的喜愛，與日俱增，於是中國戲曲劇本以及與戲曲有關的資料，陸續流向日本。世事幾經滄桑，有些在中國已屬稀見的文獻，却在東土珍藏。到明治後期，日本學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學觀念，把當時世人視為通俗文學的戲曲、小說，列入文學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當他們以西方的觀念來觀照東方文學時，中國古代戲曲很自然地進入視野。為此，他們努力地搜集戲曲小說資料，進一步豐富了日本圖書的館藏。當年，王國維等前一輩學者，東渡扶桑，也接觸到日本友人珍藏的部分中國戲曲資料，受到了日本學者的啟發，從而奠定了中國戲曲史研究的基石。而王國維的新成就，又讓研究中國戲曲的日本學者得到啟發和鼓舞，日本所藏的戲曲圖書資源也得到更廣泛的利用。今天，中國學者拓展視野，人們或是要觀察中國戲曲發展的全貌，或是要搜求域內稀見的戲曲版本，或是要研究中日文化的情況，都少不了要注意在日本收藏的這批戲曲文本和資料。仕忠的這部著作，既可以作為探索他山之石的一種導航儀，也可以作為開啟日本所藏戲曲資料寶庫的一把鑰匙。我想，凡是要深入全面研究中國戲曲史的學者，都會從仕忠的勞作中得到教益。



近幾年，我知道仕忠多次東赴日本，頻繁地從事教學和學術交流的活動，但時間都不算長，想不到他在國外不長的時間裏，如此辛勤地爭分奪秒，四出訪書，搜集資料；也想不到他在教學、行政以及應付紛繁喧囂的工作之餘，竟能夠靜下心來，寫出了如此厚實的著述：說實在的，從事資料文獻的爬梳、整理，比一般的宏觀性研究，更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功夫，更需要有良好的“定力”。因此，當我看到這厚實的卷帙，便想見仕忠花費多少心血，熬過多少勞頓！我既為仕忠取得的成績高興，同時也有許多的感觸。仕忠精力充沛，處事機敏，卻從不粗製濫造，忽悠讀者。相反，他注意扎扎實實去做學問，做那些被人視為吃力不討好的甚至枯燥艱澀的學問。在時下盛行“炒作”、追求產品數量實即製造文化垃圾的風氣中，堅持嚴謹的學風，不啻是一縷清流，實屬難能可貴。

20世紀80年代中，仕忠在杭州大學，師從徐朔方教授，取得碩士學位。其後又到中山大學，師從王季思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當年，我也跟隨著季思師，指導博士生。在和同學們接觸切磋的過程中，尚憲的純良，仕忠的敏銳，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記得我在和仕忠探討學術或者閒談瑣事時，他對我所說的意見，往往不假思索，立即表示不同意。當然，談著談著，便發覺彼此的想法，其實並沒有多少差別，於是很快又會談到一起。而一開口即一連串地說“不”，竟成了仕忠青年時代說話的習慣。初時，我對他的“習慣”不以為然，覺得他不易溝通，也曾批評過他，甚至婉告他太太，讓她給予“敲打”。但後來仔細一想，若從另一角度看，這也未嘗不是一種優點，它是青年人直率樸實而又勇於獨立思考的表現。我一向認為，凡對事物的認識，從“不通”到“通”者，才是真正的“通”，如果青年人一味的隨聲附和，反不是真誠的態度。記得在學位論文答辯的那一段日子裏，仕忠一直以勇於堅持的態度，求實而靈活地對待不同的意見，受到季思師和許多師友的嘉許。隨著年齡的增長，仕忠開口即“不”的習慣改變了，但獨立思考的好習慣，則從沒有改變。這一點，正是他能在戲曲研究中不斷取得成果的原因。

仕忠畢業留校，分配在古文獻所工作，我們也成了一校的同事，還一起協助季思師整理《全元戲曲》。工作崗位的性質以及長期接受王、徐二師的薰陶，加上性格和學養，使仕忠治學方向更為明確。他的興趣，更多在戲曲史研究和戲曲文獻的考索、論述方面，而樸實與創新並重的學風，也表現得更為明顯。有意思的是，仕忠雖然志在古籍整理，但絕不抱殘守缺，他注意學術研究要與時俱進，注意把視野擴展到域外，注意沿著前輩學者的足跡更進一步。經過長期的努力，他終於完成了《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一稿，向學壇奉獻出頗具份量的專著。

在中山大學，王季思老師開創的我們這一個研究古代戲曲的學術群體，大家分工合作，相互支援，即使在艱難的時刻，也能相濡以沫，愉快地工作，也陸續地作出了一些成績。記得1982年，我的第一本論文集《冷暖集》出版，季思師賜序，那時，他已七十多歲了。今天，仕忠囑我為《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一書作序，我也已接近當年季思師寫序的年齡。光陰如駛，回想我們幾代人一起走過的道路，不禁百感交集。季思師叮囑我們：“薪盡火傳光不絕，長留雙眼看春星。”現在，仕忠在學術研究和培養研究生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心得，我想，只要我們謹記老師的教導，堅持嚴謹求實的學風，團結和諧，繼續開拓，就一定能發揚優良傳統，在祖國南方為教育和文化事業盡一份心力、作一份貢獻。

書成之際，窗外忽然飄過一陣秋雨，秋天終於來到廣州了。在廣州，秋天是最宜人的季節，這裏秋葉仍青，秋草不黃，沒有蕭瑟，不感肅殺。秋天來了，夜涼如水，數點疏星，給人的倒是舒適、愜意的享受。它告訴你：流汗的夏日終於過去，該是到了收成的時候了。燈下，我翻閱著仕忠這部著作，眉頭心上，出現了他刻苦耕耘的面影，也和他一起湧起了享受收穫愉悅的滋味。

寫於 2008年中山大學校慶前夕

序 二

田仲一成

日本藏有從中國傳來的戲曲刊本，數量不算很多，但含有中國今日已經散佚的珍稀本。其中大部分是江戶時代南方諸侯通過長崎商人從中國買來的。這些諸侯不懂中國白話，完全不能閱讀劇本。不过，這種中國刊本中，大多附有許多精美的插圖，大約是由於欣賞這些插圖的緣故，他們才不論雕刻印刷品質的好壞，熱心購買。以此之故，那些刻印精美的劇本固不待言，即使是印刷拙劣的劇本，也多有買過來的。目前中國本土所藏的明刊劇本，以南京 蘇州 杭州等地出品的刻印精美的劇本為多。與此相反，在日本，收藏有不少由福建 江西等地出品的刻印粗劣的劇本。這是一個頗為值得注意的現象。

明末有號槃邁碩人者，改訂有《詞壇清玩西廂記》、《詞壇清玩琵琶記》。他對這兩個劇本作了校勘，常常說，“此字，京本作某字”，“此字，閩本作某字”，“此字，古本作某字”，“此字，徽本作某字”。可知在明代末期，江南一帶的劇本依區域的不同，發生了分化。據槃邁碩人所指出的文字特點，對照目前所能看到的諸多《西廂記》、《琵琶記》版本，我們就可以闡明哪種刻本屬於京本，哪種刻本屬於古本，哪種刻本屬於徽本。我曾經對此兩劇的版本做過比較研究，歸納其結果如下（附*的，是僅見日本收藏的）：

《西廂記》

一、古本

弘治本，劉龍田本，凌初成本，雍熙樂府本

二、閩本

繼志齋本*，游敬泉本*，三槐堂本*，無窮會藏本*

三、京本（分為兩種）



A 類

起鳳館本，容與堂本，師儉堂本，天章閣本，何璧校本，汲古閣本

B 類

王驥德校本，張深之校本，湯沈合評本，閔寓五本

四、徽本（散出）

詞林一枝本*，八能奏錦本*，玉谷新簫本*，摘錦奇音本*，樂府青華本

《琵琶記》

一、古本

陸貽典鈔本，明刊巾箱本，蔣孝編南曲譜散句，沈璟編南曲譜散句，九宮正始散句

二、閩本

繼志齋本*，集義堂本*，會泉余氏本*

三、京本

王李合評元本出相本（起鳳館本？），容與堂本，環翠堂本，汲古閣本，孫鑣本*

四、徽本

詞林一枝本*，八能奏錦本*，玉谷新簫本*，摘錦奇音本*，樂府青華本

一般來說，古本以樸素的表現為特點，可能屬於在鄉村演出的劇本。京本以文雅的表現為特點，可能屬於在宗族家堂演出的劇本。閩本則是從古本演進為京本的過渡性劇本。古本富于方言和插白；京本則將方言改為文言，將插白刪去；閩本仍保留著一部分方言和插白。據此可以推測，其間有一個“古本→閩本→京本”的演進過程。

明代前期主要是古本流行，到明代中期，閩本才出現，至明代後期，京本方開始流行。徽本是繼承閩本而成立的，其曲詞承自古本，其說白則承自閩本的插白而加以擴大，因而很可能是屬於在市場流行的劇本。總而言之，古本演進為閩本，閩本分化為上等的京本和下等的徽本。從中也反映出明代社會的變遷，即從前期階級未分化的鄉村社會，到中期以後，慢慢地分化為以宗族地主為組織的上層階層和以聚會于市場的農民工匠販夫等為主的下層民眾。閩本是這類分化的關節點，處於關鍵的位置。如果沒有閩本的話，上述演進過程就無法闡明，上面展開的歷史觀點也無從提出。

此外，最為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便是這類閩本很多只是在日本仍保存著。《西廂記》、《琵琶記》諸本之中，閩本在中國臺灣幾乎看不到，但在日本都可以看到。中國今存傳本中，最多的是京本，這是刻印精緻、插圖美麗的版本。這種本子最受文人士大夫的歡迎，因此江南書香之家收藏甚多。與此相反，閩本屬於坊間所刻的粗劣之本，插

圖通俗，談不上精美，所以江南名家棄而不顧。不過，日本方面卻由於尊重其有畫圖，雖然其畫頁品質不高，但是仍不棄而存之。如《琵琶記》的閩本、繼志齋本，今見於內閣文庫所藏，這是德川宗本派所購買的。集義堂本今存於蓬左文庫，是德川尾張支派所購買的。會泉余氏本則是毛利藩德山支派購買的。由此可見，當時日本諸侯都愛惜這類通俗劇本的插圖。又，《荆釵記》的閩本今存有三種，其中兩種也在日本。

日本藏有閩本，不過是南方諸侯的好奇心所致的一個偶然的例子。書籍能否傳存於後世，多是出於偶然。日本所藏的中國戲曲劇本，能夠在學術研究上作出貢獻，也屬於偶然。研究工作有時或許難免於依靠偶然的發現，但盡己之所能以排除偶然性，也是每一個學人都懷有的願望。黃仕忠教授爲了實現此一願望，不遠千里，來到東瀛，遍訪日本公私圖書館，不遺餘力地搜尋所藏中國劇本。經過多年的辛苦努力，從撰寫劇本的書誌，到分析唱本的腔調，盡力釐清以往著錄的混亂，恰如快刀打斷亂麻，成績斐然。今復就其多年訪求及研究之所得，編成《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一書。我認爲有關目錄的工作，需要有博覽群書的學問，持久無限的忍耐力，看透紙背的眼光，方能將一時之瞬發，彙成一集。唯因黃仕忠教授一身兼備此諸項能力，方克完成此書。其成果令人振奮不已。今日而後，我們讀此書，就可以方便地知道流傳到日本的中國戲曲資料的藏處，以及書志諸事項；有志於此的學者，則可以避免迷路於資料叢林的困境，直指目標。其裨益於學界，誠屬無限。我作爲一個研究中國戲曲的日本人，向黃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謝。

唯此書非一日所成，亦非一言可以說盡其功績。故聊識其一端，是爲序。

2008年10月20日，於日本東京湯島之陋室

目 錄

緒言	1
第一章 明治时期的中國戲曲研究	7
第一節 明治時期的中國戲曲研究	10
第二節 明治時期中國戲曲研究的評價	27
第三節 明治時期的中國戲曲研究對王國維的影響	36
第二章 公私圖書館所藏戲曲及其來源	43
第一節 皇宮與幕府所藏戲曲	43
一、內閣文庫	43
二、宮內廳書陵部	46
三、江戶時代幕府、藩主舊藏	48
第二節 國立大學所藏戲曲與其來源	49
一、東京大學所藏戲曲	49
二、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鈴木虎雄與京都大學藏曲	52
三、青木正兒與名古屋大學藏曲	64
四、狩野亨吉等人與東北大學藏曲	67
五、西村天囚與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	68
六、石崎又造、濱一衛與九州大學藏曲	71
七、諸岡三郎與東京外國語大學藏曲	72
第三節 私立大學所藏戲曲及其來源	72
一、塩谷溫與天理圖書館藏曲	73
二、神田喜一郎與大谷大學藏曲	79



三、森槐南、野口寧齋與早稻田大學藏曲	81
四、古城貞吉、奧野信太郎與慶應大學藏曲	85
五、宮原民平與拓殖大學藏曲	86
六、八木澤元與大東文化大學藏曲	88
七、西園寺公望與立命館大學藏曲	89
八、大谷光瑞與龍谷大學藏曲	90
第四節 私立文庫與公共圖書館的戲曲收藏 91	
一、私立文庫	91
靜嘉堂文庫 東洋文庫 成實堂文庫 無窮會圖書館 大倉集古館	
二、公共圖書館	99
國會圖書館 東京都立圖書館 大阪府立圖書館 神戶市立圖書	
第三章 長澤規矩也與雙紅堂藏曲	103
第一節 長澤規矩也的蒐曲經歷	104
第二節 雙紅堂舊藏雜劇傳奇解題	120
一、明尊生館刊《西廂記》	120
二、明末刊本《鴛鴦夢》	121
三、清初刊本《續離騷》	122
四、清鈔本《一種情》	122
五、清初刊本《二胥記》	124
六、順治刊本《花萼樓》	125
七、順治刊本《鬧烏江》	128
八、清鈔本《玉龍球記》	131
九、清鈔本《紫瓊瑤》	133
十、清鈔本《正昭陽》	134
十一、清鈔本《蟠桃會》	135
十二、清鈔本《倒銅旗》	137
十三、清鈔本《玉鴛鴦總講連台》	138
十四、清鈔本《瓊林宴》	139
十五、清鈔本《雙熊夢》	140

第三節 雙紅堂文庫藏各類鈔本曲本	141
一、內府鈔本	141
二、百本張鈔本與以鈔書爲業的書坊鈔本	146
三、戲班鈔本及戲曲愛好者鈔本	150
第四節 別本《牛頭山》（陰報記）傳奇考	155
第五節 顧太清的《桃園記》、《梅花引》與其早年經歷	160
第四章 日藏戲曲文獻叢考	171
第一節 《舶載書目》所錄戲曲考	171
第二節 明刊孤本《四太史雜劇》考	189
第三節 內閣文庫藏明刊雜劇七種考	199
一、《易水歌》	199
二、《渭塘夢》、《三義記》、《琴心雅調》	201
三、雜劇三種（《鬱輪袍》、《葫蘆先生》、《杜祁公》）	207
第五章 日藏稀見戲曲文獻解題	213
一、《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	213
二、繼志齋合刊本《西廂記》、《琵琶記》	214
三、《滿漢西廂記》	217
四、《楊東來先生批評西游記》	218
五、《硃訂琵琶記》	220
六、《袁了凡先生釋義琵琶記》	222
七、《重校琵琶記》	224
八、明刊《荆釵記》三種	225
九、《李卓吾先生批評繡襦記》	228
十、《新刻出像音註趙氏孤兒記》	229
十一、《芙蓉屏記》	230
十二、明刊《玉簪記》二種	233
十三、《環翠堂新編出像獅吼記》	234
十四、《玉合記》	236



十五、《新刻出像音注唐韋臯玉環記》	237
十六、《新刻驚鴻記》	238
十七、臧晉叔改訂評點本《曇花記》	240
十八、《新刊校正全相音釋折桂記》	242
十九、《觀燈記》與《青蚪記》	243
二十、《霄光劍總綱》	246
二十一、《歸元鏡》	248
二十二、《奪秋魁》	250
二十三、《育嬰堂新劇》	253
二十四、《四友堂里言》	256
二十五、《鸞鈴記》	257
二十六、《新鐫出像詞林白雪》	259
二十七、《南曲九宮正始》	260
二十八、《名家雜劇》	264
第六章 書目考正	267
第一節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散曲戲曲部分正誤	267
第二節 早稻田大學整理本《浙東寶卷三種》正誤	280
第三節 倉石文庫藏戲曲曲藝書目	287
一、南北曲之屬	288
二、曲選之屬	296
三、曲話之屬	311
四、曲譜曲韻之屬	311
五、目錄叢刻之屬	312
參考文獻	313
人名索引	327
後記	341

緒 言

2001年的春天，我以中山大學與日本創價大學交換教員的身份赴東京，作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承蒙該大學的美意，不需承擔教學任務，便把精力與經費全部用於訪曲。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裏，以東京為中心，北及仙臺的東北大學，南屆福岡的九州大學，西至京都、大阪、名古屋，舉凡日本重要的藏曲之所，均予造訪，並將其曲籍一一翻閱。因萃取其中珍貴之什，凡八十餘種，編選為《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以求影印問世。^①同時研讀所得曲籍，著為目錄，考其源流，較其別本，探其內涵，明其價值，兼考東渡之過程與度藏之變遷，檢討往昔日本學者之中國戲曲研究，續有所得，撰成論文若干篇。迨2007年冬及2008年春，蒙日本住友財團的資助，承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接納，先後赴兩校作訪問研究。2008年、2009年冬，又蒙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的邀請，兩度赴東京作短期訪問，得以補充、復核文獻資料，相關之研究與思考也日漸深入，遂彙其所得，總成此書。

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關係緊密。早在唐代，日本就大量輸入漢籍，復加傳鈔，精心保存，故雖歷千年，仍多有唐鈔宋槧，存於東瀛。降至明清，在中國本土，戲曲小說蔚為大觀，雕板刊印十分興盛，這種新興的文學樣式也成為江戶時代人們所關注的對象，舶載而東，從劇本、曲集到曲選、曲譜，一應俱備。這種需求的背後，則是人們閱讀與

① 第一輯與京都大學金文京、東京大學/北京大學橋本秀美（喬秀岩）合作編集，已於2006年12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收錄內閣文庫、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北大學等處所藏凡44種；第二輯擬收大谷大學、天理大學、宮內廳書陵部、早稻田大學等處所藏，亦將於近期印行。



瞭解中國戲曲小說的熱望，它們構成了江戶時期人們接受中國戲曲的一個重要背景。這些書籍輾轉保存至今，有不少在中國本土已經失傳，成為僅存於東瀛的“佚存書”。其中部分曲籍，曾經學者披露，對中國戲曲史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塩谷溫據長澤規矩也藏本影印明宣德刊本《嬌紅記》（1928），據宮內廳藏明刊本排印了《西游記》雜劇（1928），由九皋會刊印了宮內廳藏萬曆刊本《橘浦記》（1929）；董康據東京大學藏明刊本影印傅一臣《蘇門嘯》（1942）；神田喜一郎據自藏本刊印有《中國善本戲曲三種》（1983），收錄明萬曆刊《西廂記》、《斷髮記》、《竊符記》等，便是其例證。而董康著有《書舶庸談》（1928），傅芸子撰有《白川集》（1943），均述及在東京及京都各地所訪得的稀見曲籍。惜此後中國本土戲曲研究者因東渡不易，遂未能深入。至20世紀90年代以後，情況才稍有改變，但日藏戲曲的總體面貌，仍難為人知。本書欲紹前輩之餘緒，對日藏中國戲曲文獻作一較為全面的介紹與研究。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戲曲史研究，其實始於日本的明治時期，日本學者成為這個領域最早的耕耘者。日本在明治維新（1868）以後，主張向歐洲學習，在西方的文學觀念的影響下，戲曲、小說作為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人們的關注。同時，隨著明治時期日本新戲劇與新小說的興起，小說評論與戲劇評論也成為一種時尚，當人們將同樣的目光投向中國文學，試圖從中國文學中尋找日本新文學發展所需要的養分時，在中國本土向來不登大雅之堂的戲曲，也就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對象。1891年3月14日，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的前身）講師森槐南，在東京文學會上，以“支那戲曲一斑”^①為題，作了專題演講，兩天後，《報知新聞》以《支那戲曲的沿革》為題，概述了森槐南的演講內容，從而拉開在日本的中國戲曲研究的序幕。森槐南的《〈西廂記〉讀法》（1891）一文，是近代第一篇戲曲譯文，也堪稱現代學術意義上中國戲曲研究的發軔之作。森槐南在東京專門學校講授詩詞曲時（1890—1895），也講授了戲曲方面的知識。至1899年他出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繼續授講詞曲概論，從而第一個使戲曲史的系統授講進入到當時的最高學府，並影響了久保天隨、塩谷溫等一批年輕的學者。幸田露伴的《元時代的雜劇》（1894），則是第一篇系統研究與介紹元雜劇的論文，從而開創了元人雜劇研究的先河。到明治三十年（1897）前後，一批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文學士”，在接受了西方學術思想的系統訓練之後，將眼光投入東方，紛紛致力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撰作。其中1896年畢業於史學科的笹川臨風，最早將熱誠投注於中國戲

① “支那”一詞，在日本軍國主義氾濫之時，帶有明顯歧視的意味，故一般譯為“中國”；今日本學者使用時，多用“シナ”，以示區別。本書為便於讀者瞭解明治、大正時期漢學的原貌，引其著述時，移錄原詞。